

从全运“流量”到文旅“留量” 广东声光电“打包”出征亚沙会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苏苈 实习生 张婉晴 图/主办方提供

4月的广州，琶洲广交会展馆内光影交错。2026年GETshow现场，位于A区5.2灯光馆D7展位上，一场名为《极SHOW》2.0的沉浸式大秀，正演绎着“未来宇宙”的科幻图景。

舞台中央，机器人舞者与人类演员共演太极、街舞，形成奇妙的“人机共生”对话。控台后方，总导演黄沛凌目光紧盯这一幕——距她挥汗奋战的十五运会开幕式仅过去半年，而4月22日即将开幕的三亚特沙会，已进入最后倒计时。“我们不是在做一个简单的设备展，”黄沛凌在接受专访时语气坚定，“我们是在用‘广东智造+服务’，把全运会的流量，变成广州文旅的‘留量’。”

作为十五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、三亚特沙会开闭幕式总导演、锐丰文化总经理，黄沛凌直言：“十五运会开幕式只有一天，不是长期文旅项目。我们要把浓缩的创意、编排和技术，转化为可复制的文旅项目，长期推向市场。”这正是她所践行的闭环思维——在大型赛事中验证成功的声光电技术与叙事手法，如今正转化为市民可感知的日常文旅消费场景。

《极SHOW》2.0的舞台上，那些灯光、音响、屏幕，几乎都是参与过十五运会开幕式的“老面孔”。“广东演艺设备产品占据全国超70%市场份额，”黄沛凌介绍，“以前我们可能是‘卖设备’，现在是做‘一体化解决方案’。从装备到艺术，从创意到内容，我们要让世界看到，中国制造不仅有性价比，更有艺术表现力。”

这正是“广货行天下”的生动诠释——不再是单台设备的展示，而是“产品+内容+服务”的整体打包输出。黄沛凌强调，要以“点”的突破带动“链”的崛起，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。“我们会持续吸纳更多的产品设备到广州文旅装备协会，丰富我们的产品体系。”

这种沉浸式叙事手法的成功验证，正直接服务于即将到来的三亚特沙会。“从广州的‘秀场’到三亚的‘赛场’，是一种‘流量’变‘留量’的思维。”黄沛凌说。通过打造《极SHOW》这样的IP，服务顶级赛事积累的技术红利，正转化为可被持续运营的文旅资产。“我们不仅是为了做一场秀，更是为了给广州文旅留下一笔可持续的资产。”



琶洲广交会展馆内上演的《极SHOW》2.0

观众流量转化为广州文旅的长尾消费增量，当“广东智造+服务”以整体解决方案的形式走向三亚特沙会，一条文旅产业升级的清晰路径已然浮现：让每一束光、每一段旋律，都成为城市记忆的脚步。

拜仁时隔14年再胜皇马 40岁诺伊尔成为全场最佳

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

北京时间4月8日凌晨，欧冠1/4决赛首回合上演焦点大战，40岁的德国国门诺伊尔宝刀不老，全场贡献8次扑救，赛后被评为当场最佳球员。凭借他的神勇发挥，拜仁慕尼黑在客场以2比1险胜“欧冠之王”皇家马德里。这是拜仁14年来首次在欧冠击败皇马，此前9场交手仅取得2平7负。

曾几何时，瓜迪奥拉与穆里尼奥的“瓜穆相看”是世界足坛的经典对决。如今，这段恩怨迎来了新篇章——瓜迪奥拉的弟子孔帕尼执掌拜仁，穆里尼奥的弟子阿韦洛亚执教皇马，让这场“欧洲德比”更具话题性。

皇马虽群星荟萃，但拜仁同样拥有多位德国国脚和前英超球星，阵容堪称全明星级别。上半场临近结束时，凯恩在前场发挥支点作用送出短传，格纳布里直传撕开皇马防线，迪亚斯为拜仁先拔头筹。下半场刚开始，拜仁打出闪电战，奥利塞右路横传，凯恩精

准推杆射门入网，皇马在主场以0比2落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凯恩来自热刺，奥利塞和迪亚斯分别出自水晶宫和利物浦，格纳布里也曾效力阿森纳——拜仁的前英超明星队名不虚传。

皇马头号射手姆巴佩本赛季领跑欧冠射手榜，他领衔的攻击线表现活跃，却长时间无法逾越有如神助的诺伊尔。直到第74分钟，贝林厄姆送出直传，利物浦旧将阿诺德右路传中，姆巴佩抢点射门，为皇马扳回一球，为这组系列赛保留了悬念。

拜仁上一次在欧冠战胜皇马，还要追溯到2011-2012赛季欧冠半决赛首回合：2012年4月18日，拜仁主场2比1获胜。次回合皇马主场2比1击败拜仁，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，比赛进入点球大战。拜仁门将诺伊尔扑出卡罗和卡卡的点球，皇马门将卡西利亚斯扑出克里斯蒂亚诺的点球，皇马后卫拉莫斯罚失，最终拜仁点球3比1淘汰皇马。点球大战中，时任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双膝跪地、低头祈祷的画面，成为“狂人”执教生涯中最经典也最动人的一幕。而当时，皇马现任主帅阿韦洛亚正是球队的主力右后卫。

14年过去，参加过那场点球大战且仍在以球员身份效力的，只剩下40岁的诺伊尔。自2011-2012赛季半决赛淘汰皇马之后，拜仁此后4次在欧冠淘汰赛阶段遭遇皇马，全部被皇马淘汰，而皇马在这4个赛季均最终夺得欧冠冠军，分别是2013-2014赛季、2016-2017赛季、2017-2018赛季和2023-2024赛季。

在欧冠过去9场对拜仁保持不败期间，皇马曾3次客场战胜拜仁。因此，尽管本场比赛主场失利，这个系列赛的悬念远未结束。



拜仁慕尼黑队守门员诺伊尔
新华社发

阿森纳打破葡体主场不败金身 哈弗茨再成关键先生

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

德国球星哈弗茨并非高产射手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北京时间4月8日凌晨，欧冠1/4决赛首回合，阿森纳客场以1比0险胜葡超豪门葡萄牙体育，替补出场的哈弗茨攻入绝杀进球。

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第1分钟，马丁内利挑传到禁区内，哈弗茨在中路跟进得球推射完成绝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哈弗茨替补出场后并未换上中锋约克雷斯——阿森纳主帅阿尔塔特选择让这位上赛季葡萄牙体育的首席射手打满

全场，而哈弗茨则以影锋身份登场，再次立下战功。

凭借这场胜利，阿森纳成为本赛季第一支在欧冠客场击败葡萄牙体育的球队。马丁内利助攻哈弗茨的制胜球，也是阿森纳本赛季在欧冠中

第4个由替补球员完成进球与助攻配合的进球。放眼整个赛季，阿森纳替补球员在正式比赛中的参与进球数已达38个（包括24粒进球和14次助攻），超过欧洲五大联赛中任何其他球队。

威士忌的哲学

□李雪涛

□陈平原

在我关于茶、咖啡与酒的思考中，三者从来都不只是饮品，而更像是三种不同的精神形态：茶近于“观”，咖啡近于“思”，而酒——尤其是威士忌——则更接近一种“交往”。它既不完全属于独处，也不完全属于群体，而是在两者之间，打开一个微妙的空间：既允许人保留自我，又促使人与人之间发生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解。

我与威士忌的关系，是通过三位朋友逐渐展开的。

第一次见到阿尔伯特（Albert Hoffstadt），是在北京一个秋日的傍晚。我们用德语交谈，从他的家族讲到哥廷根，从出版谈到中国学术的未来。晚饭之后，他突然提出要两个玻璃杯。那一刻我尚未明白，这一请求其实意味着一种“仪式”的开始。

当他从包中取出那瓶尚余三分之一的苏格兰威士忌时，仿佛一位古典学者在展开一段隐秘的传统。那不是简单的饮食，而更像是一种跨文化的“会通”：德国血统、荷兰出版社、中国学者，以及苏格兰

的酒，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中交汇。

那晚的对话与酒一样，逐渐从清晰走向微醺，从逻辑转入一种更自由的流动。临别时他带走了一瓶日本“响”，几天后他写信说，从未想到东亚也能酿出如此精致的威士忌。这句话，于我而言，意味深长：味觉，往往比概念更能跨越文化边界。

一年后在莱顿的重逢，则更具象征意味。会议室中，一瓶18年芝华士与一本19世纪闽南语-荷兰语词典并置，语言与酒精彼此映照。起初是英语与翻译，后来语言渐渐失去边界，沟通却反而更加顺畅。那一刻，我隐约意识到：真正的理解，并不总依赖语言本身。

后来，同仁为阿尔伯特编了一本纪念文集《在天空的海岸》（At the Shores of the Sky, 2020），那题目本身就象征着威士忌的余韵：站在天空的边缘，看见知识的广阔，也看见人的有限。

与启群相识，始于非疫情时期的一顿午餐。那时我们谈的并非威士忌，而是家族、学术与人情。但不久之后，我

才意识到，他对威士忌的理解，已然进入一种“品类之学”的层次：单一麦芽与调和、酒庄与风土，在他那里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一种判断力的体现。

他曾带来一瓶国产威士忌，出乎意料的精致。我只浅尝一口，却感受到一种新的可能：威士忌，这一曾被视为“西方之酒”的饮品，正在被重新书写。

与他饮酒，从未见过他失态。相反，我更常注意到的是一种“节制中的优雅”：他谈及晚辈时无傲气，谈及长辈时有分寸。这种气质，与威士忌的饮用方式何其相似——不是灌入，而是停留；不是炫耀，而是体会。

在他身上，我第一次真正理解：酒并不塑造人格，但会放大人格。一个人如何饮酒，往往映射着他如何对待他人。

麦克（Mc）的出现，则完全来自偶然。那一次，从法兰克福到比勒费尔德近三百公里的路程，在大雨中延展成一段漫长的对话。他是英国人，曾在英军基地服役，因为爱情留在德国，成为研究中心的司机与维修工。这种人生路

径，与学术世界迥然不同，却同样包含一种“选择之后的坚持”。

我们真正的交往，始于一瓶从超市里买来的杰克·丹尼（Jack Daniel's）。那是一种朴素甚至略显粗犷的酒，但在那一刻，它成为连接两种生活经验的媒介：一位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，与一位修理排风扇的司机。

后来他第一次喝到日本威士忌，写信表达惊喜。那种喜悦，并不带有学术判断，而是一种直接的感受——正如他的人生，没有过多的理论，却自有其真实的重量。

威士忌之所以不同于其他酒，也许正在于它的“分寸感”。它不适合豪饮，也不鼓励喧哗。它要求一种节制：慢慢地看颜色，闻香气，小口地啜饮。这种饮用方式，本身就构成一种伦理。

灯下举杯时，我有时会想：我们所饮的，并不仅是酒，而是时间本身——以及在时间中逐渐显现的他人与自己。

或许，这正是威士忌的哲学：不是遗忘世界，而是在微醺之中，更清楚地看见世界。

潮人、潮府与潮学

常听外地朋友开玩笑，说你们潮人真的很“潮”。潮与不潮，有流量作为表征。在饮食、民俗、工艺等诸多方面不时异军突起、引领潮流的潮汕人，近年确实享受某种信息传播的红利。这方面，我不是主力，但也做了小小的贡献，比如多次在各种重要媒体上现身说法，谈起家乡那些扛红旗的少女，还有穿蔗巷的传说、营老爷的意趣、粵舞的魅力，以及我的“潮菜缘”，讨论“美文美食，何以携手”等。绝大多数父老乡亲对我的学术著作不了解，但对我的此类信息却津津乐道。这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。

何为地域文化的“潮人”？简单说就是那个自嘲生活在“省尾国角”、讲潮汕方言的民系，大致涵盖今天的汕头、潮州、揭阳三个地级市以及汕尾部分人群。有人说潮州，有人说汕头，有人说潮汕，有人说潮汕国际机场，更是把很多人搞糊涂了——我在各机场候机时，听到过好几种不同的排列组合。

多年前，我撰写《六看家乡潮汕——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》，其中提及：“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，潮汕三市合力，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；若各走各的路，必定越发展得微弱。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悠闲、清淡、精致、优雅的潮菜及潮人，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，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。”基于此理念，我在暨南大学主持潮州文化研究院，超越现有的行政区划，以明清两代潮州府的范围来设计研究对象——这其实也符合海外潮人对于自己家乡的印象。

将潮州府简称为潮府，那是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多见于民间文书、文人笔札以及族谱、碑文等，犹如称广州府为广府一样。在我看来，并不

存在完整且统一的岭南文化，应该在广府文化、潮府文化与客家文化三者的对峙、对话与相互竞争中，理解广东这三大民系的合作与发展。

这就说到了潮学创办的初衷。在去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十卷本《潮学集成》的“总序”中，我特别提及1993年12月，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“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”上，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著名的《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——何以要建立“潮州学”》；不久后，饶先生与诸多专家学者协商后，为避免纷争，将“潮州学”简称为“潮学”。饶先生提及“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，梅州、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，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”；但考虑到历史之“相对于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表彰的强调情境依赖性、对抗普遍主义、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‘地方性知识’（Local Knowledge），我谈论范围较小的‘地方性知识’——即对某特定区域的学术研究，背后的关怀与立场，确实与‘地方性知识’颇多相通之处。我的愿望是：借助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的建立，以及《潮学集成》十卷本的编辑与出版，讨论诸如‘潮学’这样读者面不广、关注度有限的‘地方性知识’，到底能做什么，以及还能走多远。”

好好吃饭

□龙建雄

“好好吃饭，好好吃每一餐饭。”爱人常把这话挂嘴边。

孩童时光，在湘南农村的烟火气里长大。父母尽最大努力解决全家温饱，一亩三分的自家菜园里，四季菜单自有规律，冬煮萝卜、夏切辣椒，秋藏瓜果，春晒盐菜。摆下碗筷，父母抡起锄头走向田间，临行前不忘给我交代一件又一件琐碎家务活。

后来，我穿上军装，走进军校。那里的吃饭，没有老家的随意，成了一天天精确到秒的“战斗”。在那青春燃烧的岁月，“好好吃饭”是一种近乎奢侈的愿望，我们叫得最响的是“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血流汗不流泪”。

再后来，我到南方大城市工作。温饱不是问题，但“好好吃饭”仍非易事。加班到深夜，早起一个包子对付；午间自助餐丰富多样，思绪却飘到没有完成的报告上；晚餐，差不多就是宵夜……

忽到中年，我开始关注哪种蔬菜可补充维生素，哪种肉类能够增强体质。乐此不疲地逛菜市场，左挑挑、右拣拣。周末，系上围裙，一个人在厨房里各种折腾，为的是出品两三道菜肴。餐桌上，放慢吃饭的速度，认真听家人讲的每一句话，也分享所见所思所得。

“诗与远方”不必是远方的山海，它在洗、切、烹、炒的烟火之间，在一餐一饭的此时此刻。



许溪(纸本设色) □张捷